

菊莲

小说集

叶春萱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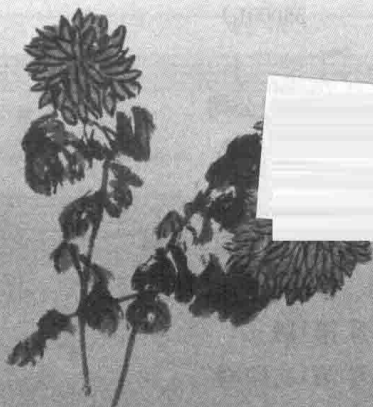
「一个是养，两个也是养，而且都是锦元的血脉。」
菊莲妹对随后跟来帮忙的老叔婆说。老叔婆一遍
遍地叹着气，嘴里骂着锦元和番鬼婆。



菊莲

(小说集)

叶春萱 著



海风出版社
HAI 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莲/叶春萱著. —福州:海风出版社, 2010. 4

(大河文丛/大梁主编; 4)

ISBN 978-7-80597-948-9

I. 菊…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4895号

菊莲

叶春萱 著

责任编辑: 万苏杭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福州青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5×210 1/32

印 张: 11 印张

字 数: 260 千字 图: 8 幅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0年6月 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7-948-9/Z · 181

定 价: 120.0元 (全四册)

上世纪40年代初，在粤东北客家山区，因生活贫困，为谋生计，一大群30岁上下的青壮年，离妻别子，远赴南洋，他们，大都在南洋另娶新妻，久去未还。而他们留在家乡的原配，也因丈夫的离去而成了无奈却不敢无为的“等郎妹”。她们经历的人生悲喜，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此，谨以《菊莲》和特别为《菊莲》而作的《念郎》，向和菊莲妹同时代的客家妇女致敬！

念郎

$\text{♩} = 58$ 惆怅地

作词：叶春萱
作曲：李 昕

翠竹 越高 尾 越 弯， 日子 越过 越 艰 难，
月色 越清 夜 越 深， 思念 越浓 越 无 缘，

为谋 生计 郎 过 香 哎， 妹独 守家 声 年 年。 } 盼 郎 归。
红颜 尽褪 人 渐 老 哎， 就盼 有生 再 团 圆。 }

把 家 还， 妹心 依旧 如 初 恋， 郎悦 新 人 不 思 归

1. 盼 郎 情 深 却 一 厢 情 愿。 2. rit 盼 郎 情 深 却 一 厢 情 愿。

愿。

感谢空政文工团的著名作曲家李昕老师为《念郎》谱曲，愿读者朋友能在文字和歌声中，感受客家妇女的人格魅力。

前言

一笔一划地，在又一本崭新的写作本上，我写下了“菊莲”这几个字。随着笔画的添加，小说主人公菊莲妹的身影同时一点点地涌现在脑海，异常清晰地，一个典型的客家老太太史诗般的人生，随着菊花所散发的清香、莲花所诠释的高洁，而镀上了一层本小说之道具之一的金手镯的光芒。我知道，因为菊莲妹，我将领略一气呵成的创作愉悦了。

《菊莲》是我从事小说创作以来的第三部作品，也是我在今年老历六月初六完成《石榴花红》的续集《石榴 石榴》之后的第二部作品。

《石榴 石榴》全文近 27 万字，从创作到完工，历时半年，不胜劳累。本想搁笔休息一段时间，然而，前些日子，我的外婆，人称菊莲叔婆的一个 80 多岁的慈祥客家本土老太太的几次因病昏厥，却令我重新拿出几本稿纸。

我，要描述一下我外婆那一代的客家女性了。

我那个 80 多岁的老外婆，是我生命中至为敬爱的一个亲人，今年冬天以来，老人因身体虚弱的原因，已昏厥了几次。医生说，是因为冠心病的原因。我的心，随着冠心病几个字而跟着一阵绞痛。

《菊莲》，将以我的外婆为原型，她将从旧时代走至新社会的客家妇女的化身，小说展示时间历时达 60 多年。作品所要描述的内容是关于一个客家女人从一个妙龄的农家少妇，成长至一个四代同堂的农家城市老太太的一生。人物命运是否属坎坷类，我想，不该一语概就。人这一生，是否幸福，亦不该由外人确定。就我自己而言，也没有就是否幸福这个问题询问我的外婆。

我，只知道，一个老人，能在年近 100 岁之时，还能活出女人的魅力，实属不易。

我眼中的外婆，是美丽的。这个美丽，应该是从老人年轻那

阵就开始演绎。尽管我所知道的外婆已是她50多岁之后的事，而我对她更有印象，则是在她快70岁之后。

老人外貌的慈祥好看可以从她亲生的几个校花女儿得以论证，也就是说，我的妈妈和我的亲姨妈们，一律都是柳眉大眼细高鼻梁瘦高个子的美人胚，而我一辈子从没戴过眼镜的外婆，则是美丽耐看而慈眉到老。我所推崇的我外婆的美丽也可以从我一个同事给予的评价去论证。前年，因为单位的一次外出活动，我们走到了我外婆住的小区。预先知道她的外孙女儿将到自己居住的小区“工作”的外婆，一早就来到我们工作的摊位前，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单位的头儿见了老人，竟然很感慨地对老人说：“老婆婆，您老年轻时，定然是个美人胚子。”

外婆听了晚辈的夸奖很慈爱地笑，是两边嘴角双双牵动的那种笑容，接着，老人温和地回应：“后生哥，你真会说话，谁人没有过18哟。”之后，应我们头儿的要求，老人和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据她侦察到的，和我们的活动有关的可能发生的小区里的一些情况。

外婆走后，我得意地对我们的头儿说：“真被你说话的大嗓门吓着！我外婆耳清目明，一枚针掉地的声音都能听见，至今还能穿针引线。”听了我的话，我们的头儿冲着我的外婆远去的、清瘦而笔直的背影，竖起了大拇指。

是的，从菊莲妹到菊莲叔婆，20、30、40、50、60、70、80，人在旅途中所行走过的，这一个又一个人生10年，我的外婆，一个寡居了近60年的客家山区女子，至为专一地，一遍又一遍地演绎着关于贤淑、关于聪慧、关于坚强的客家女子形象。

本文中，菊莲叔婆一生共生有三女一子，却拉扯了四女一子。四个女儿的名字分别叫大兰、二兰、小兰、尾兰，而儿子则名叫阿水。

在我这一摞即将一格格填写的文稿纸格子里，我准备了10组镜头，匀分给这个贤惠的女子，随着镜头的舒展，也将打开老人同时代的客家女性平凡却高尚的百姓故事，而伴随着我同时推介

的，是客家地区特有的草药香味，也逐渐可看到影响着婆孙两代人婚姻的那对龙凤金镯的光芒。

由药至膳，苦中品甘，或是生命的爱我境界。如兰人生，因欣赏者而郁郁芬芳。这第一组镜头，就分给满妹子尾兰吧。

目 录



菊莲	1
前言	1
第一章 流民草	1
第二章 野苋菜	22
第三章 毕九树	50
第四章 五指毛桃	64
第五章 糠粳	81
第六章 黄花菜	97
第七章 甜粳	107
第八章 丝茅绿豆汤	127
第九章 淮山莲子羹	139
第十章 米谷	151
 短篇小说篇（共5篇）	 169
迷 路	170
好兄弟	178
干 杯!	188
因为very poor	194
望梅村长	204



第一章 流民草

“菊莲妹啊，你要有准备，大兰她阿爸，好像带回了一个女客。”叔公头不知什么时候已叫出同个祖屋居住的一个老叔婆。这老叔婆是菊莲妹叫做夫家伯娘的老奶奶，老人已过花甲，经历过人世间不少风雨。看菊莲妹喜洋洋要出大门去迎接自家的男人，叔公头快步走到菊莲妹面前，说。说话的当儿，菊莲妹的前脚已跨出祖屋大门的麻石门槛。



“阿姆真怕是糊涂了，这寒风猎猎的天，还让我们给那个番鬼婆找流民草。”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6岁的大兰看着冻得发僵发硬的田埂，生气地说出长自己年龄起码5岁的话。

“阿姆一贯心善，我们还是按她的意愿做吧。不然，她只有自己来找这药草。她也才坐了月子，身体还虚弱。”对完成她们还在坐月子的母亲交待的这个任务，紧紧跟在大兰身后，眼睛一直在田埂里探寻的二兰，面对姐姐的愤慨，漫不经心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话语间的成熟同样已超出同龄人。虽然也很不情愿，但二兰为了不让自己的亲娘太过操心，觉得自己还是落力找草药好些。

寒风中，姐妹俩一边一阵阵地往鼻腔内吸着鼻涕，一边继续往田埂深处走。冬至已经在两天前来临，田野里纵横四蹿的到处是北风呼啸的声音。

天气冷，姐妹俩衣着相当，脚上都只穿着一双加了几处补丁的旧布鞋，里头套着她们的阿姆菊莲妹用旧布头缝制的土布袜子，身上是土灰的旧棉袄，手肘处各盖了两处同色布补丁，棉袄虽旧却洗刷得很干净。

走在被北风冻得发硬的田埂上，大兰万分不情愿地踢着田埂上突起的泥块，姐妹俩从家里走出来已有20分钟，在这20分钟被寒风肆虐的时间里，只有二兰找到一小撮流民草。

“不如我们找些巴豆草混在流民草里头，让那个死番鬼婆吃了拉肚子。”想到这个绝妙主意的大兰，突然停住脚步，说话的当儿，她欣喜地看着妹妹。小姑娘的眼里闪着一种终于可以为自家亲娘复仇的光芒。

“使不得，使不得。”二兰听了大兰的建议，却一个劲地摇头，她简直吓呆了。

“你是不是怕被阿爸那个赌博鬼烂打，没骨气，烂点皮肤死不了你这小蹄子。”大兰鄙夷地看了看自己的妹妹，不满地说。

“不是，大姐你想想，我们就是把几根巴豆草混在这些流民草里，要不了番鬼婆的性命，阿爸也看不出，我们自己若不说出来，他们肯定把肠子想歪，也想不到这份上。我会这样坚决地反

对，是担心这番鬼婆一拉肚子，咱娘可又就要多干活了。”“‘菊莲妹，菊莲妹。’赌鬼阿爸肯定又要使唤着，胡乱叫换个不停了。”二兰阴郁地说。

二兰的话让大兰觉得寒风更为嗖劲，二兰已说到这份上，大兰也觉得句句在理，而且，是让人觉得更难受的结果。姐妹俩都不出声了，心情都更加难过而烦闷，各自又难过了一阵。

冬至后的田野，除了田埂上的杂草还泛有一些绿，田地里大都是一片枯黄，虽然冬至后2个月不到就是春节了，于南方而言，将会是生机昂然的春天的正式开始，可这会儿，却没什么生机，呈现在姐妹俩面前的地母，正上演着黎明前的黑暗表情。

大兰和二兰是顺应生身母亲菊莲妹的安排，专门为同样在自己屋里坐月子的一个女人找草药的，目的是要用客家地区传统的祛风草药，祛除这个女人在月子里惹出的风寒。

这个女人，是她们的父亲年头新从南洋带回来的小老婆，20刚出头，举止傲气，平常什么都不愿做，只会陪着她们的赌鬼父亲四处闲荡赌博，一直游荡到10多天前临盆生孩子的头夜，才拗不过同屋长辈的劝告，暂时收了心呆在屋子里头待产。

“老天有眼，让这番鬼婆惹了月子风，若不是阿姆心慈，帮她找草药，搞不好寒冻多几天熬不过就死了。”一阵冷风吹过，大兰被冻得大声打了个喷嚏，她将脖子尽量缩在衣领脖里，露出半片嘴皮，激愤地对二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同样坐着月子的菊莲妹，让自己亲生的闺女为情敌找寻的草药名叫流民草。流民草是粤东客家山区妇女坐月子之前必备的保平安草药，从上古沿传至今，有极强的祛除风寒的功效，放一小撮或干或鲜的流民草，切二片生姜，加几粒红枣，搭配一根红薯，再放进一些坐月子里吃的公鸡的鸡内脏，将它们一齐放水里煮，滚开几次后，取汤汁，就是上好的除风药。月婆子趁热将药汤喝完，捂上被子，出几身热汗，这月子风也就全祛了。因为这流民草不单对月子风有特别的功效，对闲人偶患的感冒风寒也疗效明显，且又价格低廉，野长在田埂，所以这个没什么显贵来头的野

生药草，还是客家先民在大迁徙中，以及定居客家山区后的护身良药。

虽然流民草曾经像门神一样守护着自己和自己的阿姆、妹妹们的安全，可是，此刻，大兰却宁愿世上根本就没有一种药草可祛除月子风：“这样，阿爸就只属于阿姆一个人的了。”大兰再次忧郁地，发出高出自己年龄的想法。

一年前，临近春节的时候，一个人独自在家拉扯着大兰、二兰、小兰这3个女儿已有3年之久的菊莲妹，正在祖屋大门靠里一角、自己家里的灶上煮着红薯米饭，突然看到本村叔公头走过来，叔公头一直走到菊莲妹的近前后，才吆喝着说：“村口那边来了客，我看像是大兰她阿爸。”叔公头说话的声门虽然和往常一样大，可是眼神却有平常少见的神秘。

菊莲妹听了叔公头的话心头一震，套在身上的宝蓝色的土布大襟衫也因身体的激动和压制不住的喜悦而颤抖。

要知道，大兰她阿爸从走出吉意村村口漂洋过海去南洋谋生，至今日叔公头告知她自己的男人归来了，前后已足有3个年头。自家的这个男人锦元，除了刚出远门半年后，有水客从南洋回来时，给自己捎回过一封告平安的家书后，这中间，男人就像失踪了一般，几乎没有音讯。大兰她阿爸出远门时，锦元和菊莲妹所生的最小的女儿小兰只有1岁，最年长的大兰不过4岁。

菊莲妹抬头谢过叔公头后，把手往土灰色的粗布头手工拼就的围裙上抹了抹。菊莲妹腰间系着的围裙由同色的细褶子的荷叶边镶嵌着，抹手的瞬间，菊莲妹顺手抚平了围裙上微微上翻的褶边，她叫过蹲在自己不远处玩耍的小兰，牵着她的手，就往村口迎去，一脸的喜气。

“菊莲妹啊，你要有准备，大兰她阿爸，好像带了个女客。”叔公头不知什么时候已叫出居住在同个祖屋的一个老叔婆，这老叔婆是菊莲妹叫做夫家伯娘的老奶奶，老人已过花甲，经历过人世间不少风雨。看菊莲妹喜洋洋要出大门去迎接自家的男人，叔公头快步走到菊莲妹面前，说。说话的当儿，菊莲妹的前脚已跨

出祖屋大门的麻石门槛。

叔公头的话如同一阵闷雷从菊莲妹头顶辗过，她脸色骤变，满眼讶异。叔公头看着，不留情面地又将话重复了一遍，菊莲妹终于感受到自己没听错后，心头一震，被这声声闷雷辗得几乎心碎。旋即一股悲恸漫上脑门，几乎让她跌倒。她紧紧地攥住小兰的小手，小兰因为被攥疼了而叫了声“娘”。

稚儿的一声呼唤，叫醒了菊莲妹，把这个因喜生悲，已跌至痛苦深渊底部的年轻少妇一点点地、至为艰难地拉上痛苦深渊的边沿。菊莲妹的心再次激烈颤抖，她不由自主地越发握紧了小兰的手。“娘”，小兰因为疼痛和害怕，更为胆怯地叫了一声。菊莲妹“嗯”了一声，目光迷离地看了一下前方，她终于稍稍放松了紧握着小兰的手，慢慢地，她顿住了脚，眼光迷蒙地越过田野，漫向路口。

路口的阳光里，已勾画出一个他思念而久的亲人的身影。菊莲妹的心，再次被这个和痛苦交融在一起的重逢揉成无数个碎片。小兰的手重新又被菊莲妹攥紧。“娘，疼”。小兰因重新被菊莲妹攥疼而叫出了声。菊莲妹低头轻轻回应了一声，这一低头的瞬间，她强迫自己心逐渐走向平静，菊莲妹弯腰抱起自己的女儿，越抱越紧，眼光再次迷蒙地越过田野，漫向路口。时间又向前拨拉了整整半刻钟后，菊莲妹的心才平复下来，她腾出一只手，整了整头上扎着的土布四角平边头巾，侧过头看了看已扶着她手肘的伯娘，平静地说：“没事的，伯娘，大兰她爸从那么远回来，我是要出去迎接的。”说完，菊莲妹迈开了步子，坚定地跨过门槛，步伐虽然越走越迟缓，但方向却是越来越明确地移向村口。

长着罗圈腿的叔公头前来告知时，本来还怀有看热闹的心，可是，此刻，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让他也产生了眼涩涩的酸楚。叔公头摇了摇头，双手交叉着倒扣在后背，努力挺直腰板，他同情地和伯娘对视了一眼，两个长辈都叹了口气。在叔公头的示意下，伯娘随后迈着小脚，紧跟了上去。祖孙三代，三个女人，齐齐移向村口，迎向亲人。此刻，那两个男女青年已转过村口老榕

树下的小桥，他们的身影往家门渐行渐近。

这两个青年，走在前头的是个男子，顾长的身材，穿着洋绸象牙黄的开襟唐装，提着个半旧的柳条箱子。女子身材中等，偏瘦，皮肤黝黑，烫了一个大波浪的卷发，穿着洋绸布绿底红花裙装旗袍。看着这一对琴瑟和鸣相伴而行向自己款款走来的洋派青年，越往前，菊莲妹的心就又再次越往下沉，脚步也越是迟缓。

“菊莲妹。”男人终于叫了一声。“阿娘。”很快，男人就将眼光转向伯娘。不等两个女人回答，男人又将脸别向挨在自己身边的女人，指着菊莲妹和伯娘说：“这个是阿姐，这个是阿娘。”男人向身后的女人介绍着。女子听了介绍后，略略地点了点头，不知是言语不通还是什么原因，她一句声都没吭。

“阿妹，走了远路，辛苦了。”菊莲妹朝自己的男人点点头后，趋身走偏一步，接过女子手中拎着的行李，客气地对朝自家男人的小老婆说。

“叫阿爸，姨娘。”菊莲妹拎着行李，颤声对小兰说。见小兰认生，她顿了顿，又轻声催促着自己的女儿说：“叫姨娘。”

“我们的小兰都这么大了。”见小兰犟着不开口，男子呵呵笑着，看着小兰打圆场说。他说着就将柳条箱子递交给菊莲妹，欲牵小姑娘的手。小兰却不领情地往边上一闪，接着又躲在菊莲妹身后。

伯娘见状，忙对这一家四口打圆场地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老人领着青年男子走在前头，番鬼婆从两手都提行李的菊莲妹手中拿回自己的行李，紧紧跟在男子后面。菊莲妹牵着小兰殿后，神情麻木。

回到家后，菊莲妹心情复杂地帮已阔别 3 年的丈夫把行李搬进房里。菊莲妹和锦元一家子的房子大约 7 米深，宽 4 米，一分为二，里头作了寝室，外间吃饭及作米谷等粮食贮藏室。最靠近里头是一张老式的四栏花杉木眠床。平常，菊莲妹带着 3 个尚年幼的女儿就挤在床上睡。丈夫突然没打一声招呼地就带了个小老婆回来，看着已有 3 年多没弥漫过男人味的四栏花床，菊莲妹百

感交集。

青年男子放下行李，和菊莲妹简单说了几句话后，就携了新夫人到各屋去认亲和拜访长辈了，全然不顾菊莲妹的感受，对自己这个久别的妻子，他压根儿没有想过要给半点的温存。

“这房子要一分为二了。”菊莲妹站在饭桌边，久久地凝视着四栏花杉木眠床。

看男人走远了，菊莲妹叹了口气，随后，领着小兰来到村后的竹子林边。其时，竹子林在小兰看来，上演的是一幅多姿多彩的景象，青翠的风尾竹在溪流边摇曳着，而风尾竹的尾巴们，也随着风的方向，一摇一摆地舞蹈着，风光无限。然而，菊莲妹已无心欣赏。在菊莲妹忙着砍竹子时，小兰高兴地折了一根小竹枝，蹲在溪岸上的杂草中，用竹枝尾巴上的叶子划着溪水玩。看着小兰的高兴样，不知怎地，菊莲妹的眼睛又一阵湿润，她颓然地扶着待砍的竹子，一阵风声夹着竹语在耳边呢喃。听得菊莲妹泪如雨下，她想起多年前和自己的男人一起砍伐竹子的情景。菊莲妹扶着竹子流了好一阵泪。

“娘，你看看，溪边有好多小花哪。”小兰高兴地叫唤，菊莲妹担心小兰因摘花而掉到水里，赶忙抹干眼泪，走到溪边，蹲下，不顾寒冷，捧了几捧溪水，洗去泪水。随后，菊莲妹帮小兰摘下溪边荆棘蓬里的小花，小花通身淡紫，花芯粉黄，款样类似勿忘我，小兰看着爱不释手。菊莲妹看着小兰，努力笑了笑。之后，她拉着小兰回到竹林边，把小兰安顿在一堆干草上坐好后，她加快了动作，麻利地剥下竹林边上二十多根竹子，将它们除头去尾地截平，捆成一捆，背着回家，小兰乖巧地跟在旁边，不时扑打着迎身而过的飞虫，父亲的回来，显然并没引起她多大的兴趣。

菊莲妹把竹子背回家后，一直留心着菊莲妹的老叔婆赶快走过来帮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无言地把每根竹子都一分为二，间中，菊莲妹的泪水会滴在竹子上，泪水们在青翠的竹皮上只滚了一滚，就无声地滑落在地板上。老叔婆看着不住地叹气，安慰了几声，免不了又教了几句家和万事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大

道理，老叔婆重复着：“女人哪，命贱。”菊莲妹哽咽着一一应承。

竹子们都一分为二，并把竹尾削平后，两个女人合作着，一根接一根地，用粗麻绳将竹子们连上，并排着像围护菜园的竹篱笆一样，将竹排竖立在房子的正中间，在侧旁留了一个门，房子因竹子们将尽的责守而一分为二。老叔婆穿过竹篱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地来回走了几遍，眼光时暗时亮。在老叔婆第二次走入里屋时，菊莲妹仔细打量着外屋，足有半刻钟的功夫，之后，她走到屋子外面，从门角的干草堆里找出一堆看着干净整齐些的干稻草，拍去上面的灰尘，搂进房里，把它们铺在外屋靠近外墙墙角的地上，铺成一张1米5的大床那样宽。想了想，她又从床上扯下席子，把席子铺在草床上。

在菊莲妹忙碌时，老叔婆因为要忙自己的家务事而回到她自己屋里。

“娘，你这是在做什么？”放学回来的大兰拉了在菜地里随邻居大姐一道摘菜的二兰，姐妹俩一同急匆匆地走回来，冲过路上所见到的叔伯婆姨们共同投射过来的泛满同情的眼光，走回家，走到自己的亲娘面前，心疼地责问自己的娘。这之前，她们已从同村的婆姨那儿听到她们的父亲回来了，然而，却娶了个小老婆一同回来。这个消息，令她们心头都万分震惊。要知道，虽然这是在娶小老婆都是合法的年代，然而，娶小老婆这玩意儿，在吉意村却不流行。一个是因为男人们因贫穷娶不起更多的老婆，另一个是因为早几年前村子里流行肺结核时，村里的男人很多都还未长至壮年就染病而死了，就连菊莲妹嫁的这个男人锦元，也是从别家过房来给这个屋子的男主人做儿子的。锦元早早的就没了父母，所以菊莲妹也才随了锦元认了伯娘叫做娘。这本该叫做伯婆的老太太也才就被菊莲妹的孩子们管叫做阿婆。

菊莲妹听了大兰的问话，拍拍手上的尘灰，从草席上站起来，没吭声。

“给他们铺床？”大兰疑惑地问。

“不，是给我们。他们住里头。”菊莲妹整了整头巾，怜爱地

望了望自己的女儿。

“不，为什么要这样啊？阿姆，阿爸已经够欺负我们了，你不但不生气，还这样让步，我要是看到那个番鬼婆就想剥她的皮，再多看她一眼就想扯掉她的头发！应该让那个番鬼婆住稻草地板，干吗要委屈我们。”大兰生气地说。

“走，找阿爸论理去。”大兰说着就拉过二兰和小兰，气呼呼地就要往外走，脸涨得通红。

“站住，看你们姐妹俩，个头都快追上娘了，还这么不懂事。眼看着这吃饭的嘴突然多出两个，每顿要整的饭菜也要多好些，你们不但不过来帮娘，还要添乱。”“再说了，小小年纪的小孩子，哪有资格评论父母的做法，大人的事情大人们自己会处理，不用你们小丫头插手，这般说话没尊卑上下，都怪娘平常太惯着你们，将来可怎么伺候婆家。”菊莲妹站着轻轻地喝了一声。

大兰听了扭过头，流着委屈的泪，小小年纪的大兰看着菊莲妹近乎绝望的眼光，她最终还是听了菊莲妹的话。默默地帮菊莲妹张罗晚饭。

吃晚饭时，昏黄的油灯下，一桌子沉默而尴尬。这中间，菊莲妹忍了几次泪。

番鬼婆也一声不吭，饭后，她独自一人走到里屋靠墙的一角，抽着旱烟。

3天后，男人找人帮忙，在里屋靠近公共厅堂的地方凿开了一个小门，用土砖取代了中间作隔屏的竹子，并把菊莲妹留开的门封死，把房子彻底地一分为二，在将房子瓜分给大小两个老婆名下后，锦元找来两张铺板，用条凳作床脚，做了个简易的床给自己的大婆和三个女儿。

春节之后，菊莲妹和番鬼婆先后怀了孕，又过了10个月，菊莲妹生了兰子们的弟弟，取名叫做阿水。菊莲妹在伯娘的照顾下，吃了一只鸡和几个鸡蛋，一半休息一半劳作着，在大兰二兰的帮忙下，洗刷全家衣物，兼做饭给全家吃，时间往后推移了30天后，按客家人的风俗，算是做完了月子。在菊莲妹的孩子快满月时，